

<<太阳鸟和眼镜王蛇>>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太阳鸟和眼镜王蛇>>

13位ISBN编号：9787538549980

10位ISBN编号：7538549986

出版时间：2010-11

出版时间：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作者：沈石溪

页数：184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太阳鸟和眼镜王蛇>>

内容概要

《我与一只蚊子的盟约》本书精选了童话作家周锐的几十篇优秀童话作品。

作者不同凡响的想象力使作品充满奇趣——从身边小事和生活细节出发，描述出了一个个情理之中又意料之外的故事，情节曲折生动，角度新颖，联想丰富。作品无论篇幅长短，不乏童真童趣，同时又寓含着作者对生活与人生的深刻体验及哲理性思考，给读者以回味的空间和心灵的启迪。

《匿名信引发的风波》为什么多了些不能告人的秘密？

为什么会脸红、手足无措、结巴得说不出话来？

为什么会失去一贯的风度，变得不可理喻？

不就是那封匿名情书引发的风波吗？

……好在皮皮四面楚歌时，还有秘书苏微微依然关心着他。

可在一次学校的联谊会上，欧皮皮偶遇微微，并发现她身边多了一位混血小帅哥。

皮皮深深地受

到了刺激，并做出了许多出格的疯狂举动，这也激怒了苏微微……

苏微微能原谅欧皮皮吗？

这一对曾经的好朋友还能和好如初吗？

本套书还包括：《一朵花开的时间》《捣蛋大王王小天》《我只是一个小小孩》《魔幻季节的秘密》《太阳鸟和眼镜王蛇》。

<<太阳鸟和眼镜王蛇>>

作者简介

周锐：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作家协会理事，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原名周庆宁，祖籍广东潮阳，生于南京。

是目前国内最优秀的童话作家之一。

有人说著名的作家应该“著作等身”，对于身高一米八二的他来说，他写的这些书才堆到他肚子那儿，所以他还在努力地写啊写。

<<太阳鸟和眼镜王蛇>>

书籍目录

《我与一只蚊子的盟约》
我与一只蚊子的盟约
阿牙
手多手少
两个王子和一千头大象
苍蝇男孩
大鼻涕龙和小鼻涕龙
快乐诗人
双A机器人
香烟大事记
梦游的朋友
摇铃铛的绿手指
白鸽子和红气球
草地上的空罐头
理发狮和被理发狮
不好看的书
阿拖的尾巴
小傻瓜
竖着爬的小螃蟹
小猪和十二只蚊子
老亮着的黄灯
换星星
红疙瘩催眠曲
留下的歌
口袋里的爸爸妈妈
树上的鞋
小猪照镜子
好沙发不怕坐
“立体香”电台
小狐狸家的花地毯
一百棵树
渡河
红脸和白脸
分月亮
门铃和梯子
戴项链的比赛
谁当喇叭
红黄蓝
不好意思
慢性子裁缝和急性子顾客
不一样的泪
张家老鼠李家猫
最后一个冬天
特别通行证
《匿名信引发的风波》

<<太阳鸟和眼镜王蛇>>

可恶的“猪八戒”

变味的集体舞

匿名情书

班长啊班长

给我一百张嘴

皮皮也疯狂

最好的安慰

完美自荐信

可惜不是你

落选风波

意外相遇

以牙换牙

升级对抗

冷战的日子

多事的秋天

《一朵花开的时间》

《捣蛋大王王小天》

《我只是一个小小孩》

《魔幻季节的秘密》

《太阳鸟和眼镜王蛇》

<<太阳鸟和眼镜王蛇>>

章节摘录

《太阳鸟和眼镜王蛇》 【羊奶妈和豹孤儿】 院子的篱笆被白蚂蚁蛀倒了一大片，我到山上砍野竹子来修补篱笆。

路途有点远，我带了一篋盒糯米饭当午餐。

运气不错，砍竹子时，刚巧碰到一只原鸡在抱窝，被我一刀砍死，褪毛去内脏，用一根竹棍穿起，放在篝火上烤。

不一会儿，香味四溢，馋得我口水都流出来了。

烤鸡现杀现吃，色泽金黄，油光闪亮，皮脆肉嫩，嘿，皇帝也享受不到这份野趣！

我正在得意，突然听见左侧那片密不透风的斑茅草里，传来悉哩嗦罗的声响，扭头看去，差一点没吓得尿裤子，一只色彩斑斓的金钱豹的脑袋，从茅草丛中探出来。

豹子会游泳会爬树，奔走如飞，比老虎更难对付，猎人中就有头豹二猪三虎的说法。

它离我最多只有十来米远，我不敢跑，一跑它准会蹿跳起来轻易地从背后把我扑倒的。

这家伙准是被烤鸡的香味引到这儿来的，我灵机一动，将手里还没完全烤熟的原鸡朝它掷过去，希望它贪恋烤鸡的美味，而放我一马。

烤鸡骨碌骨碌滚到离豹头三四米远的草地上，它耸动鼻翼，贪婪地嗅着，长长的豹舌不断舔着嘴唇，慢慢地从茅草丛中钻出半个身体，一双铜铃大眼瞅着我，又望望烤鸡，露出一种犹豫不决的表情。

我捏着柴刀，紧张得浑身汗毛倒竖。

等了一会儿，它迈步走向烤鸡，谢天谢地，烤鸡比我更对它的胃口。

我趁机站起来一步一步向后退却，准备退到安全距离后，转身撒腿飞逃。

可当它的身体完全从斑茅草丛中钻出来时，我发现，自己根本没必要飞逃，我只要快步走，就足以把它甩掉，因为它的一条后腿掉了一截脚爪，整条腿血肉模糊，另一条腿悬在半空，哦，原来是只残疾豹！

通常人们总以为森林里的野生动物，尤其是大型猛兽，一定身强力壮，五官和肢体完美无缺，这是一种想当然的错误见解。

其实，森林里的野生动物，由于没有医院和任何保健制度，又时时处在弱肉强食的激烈竞争中，伤残者的比例是相当高的。

我不知道这只豹子的脚爪是怎么弄断的，也许是被猎枪射中的，也许是捕捉野猪时被野猪的獠牙咬掉的，也许是在和豺群争抢食物时受伤的……但有一点我很清楚，凡走兽，前肢受了伤，还能勉强奔跑捕食，后肢受了伤，重心无法平衡，不可能再进行凛冽的扑跃，因此，它是很难再生存下去的。

残疾豹抓住烤鸡，狼吞虎咽起来。

看得出来，它已经好几天没吃到东西了，瘦得一副皮囊包裹着几根骨头。

这还是只母豹，腹部吊着两排乳房，也干瘪瘪的，像晒蔫的丝瓜。

早知道它是只残疾豹，我就不会犯傻把香喷喷的烤鸡掷给它了，现在，悔之晚矣。

第三天清晨，我起来上厕所，刚拉开房门，又像触电似的将门关上，并扣紧了门闩。

一只浑身布满金钱环纹的豹子正躺在我的院子里呢！

毫无疑问，这家伙是从我还没来得及补好的篱笆墙缺口钻进院子来的。

我急忙从土墙上取下猎枪，一面往枪管里灌火药和铁砂，一面从木格窗棂向外观察。

豹子听到开门和关门声，头扭向我的草房，奶奶的，不是冤家不聚头，就是吃掉我烤鸡的残疾豹！

它比三天前更憔悴了，满脸尘土，眼角堆满眼屎，活像豹类中的垃圾瘪三。

我哗啦一声拉动枪栓。

在我的打猎生涯里，凡动物，都本能地害怕拉枪栓的声响，会惊跳奔逃，起码也会紧张得兽毛恣张，耳朵竖得笔直，发怒地咆哮。

可眼前这只残疾豹，却仍卧在地上不动弹，只是用一种凄凉的表情望着我。

我好生奇怪，忍不住多看了它一眼，我看见，它那条前几天就受伤的后腿露在外面，伤口严重发炎，化脓溃烂，散发着一股恶臭，还有蛆在腐肉上蠕动，它艰难地喘息着，四条豹腿僵硬地在抽搐，看样子快不行了。

<<太阳鸟和眼镜王蛇>>

对一只生命垂危、虚弱得连站都站不起来的残疾豹，我何必要浪费子弹呢？

更重要的是，子弹会损伤美丽的豹皮。

我打消了要立即开枪的念头。

它见我隔着窗棂在注视它，便挣扎着挪向院子左边那棵石榴树，带着某种恳求意味的眼光在我和石榴树之间频频地穿梭往还，好像急着要给我和石榴树牵线搭桥。

我很纳闷，开了门，手扣在扳机上，枪口指着那只色彩斑斓的豹头，小心翼翼地走过去看个究竟。

石榴树下躺着一只小豹崽！

这只豹崽和猫差不多大，眼睛还没睁开呢，身上沾满了草叶土屑，有气无力地蠕动着。

残疾豹爬到豹崽跟前，伸出长长的舌头，像推皮球似的推动着豹崽，一点一点朝我推过来。

“嘘——嘘——”我挥动着猎枪，想让它停下来，可它却固执顽强地把豹崽往我面前推。

我一步步往后退却，它痛苦的眼光紧紧盯着我，表情显得很沮丧，很失望，冲着我欧地轻吼了一声，绝不是那种威胁式的咆哮，也不是那种刻毒的诅咒，而是一种哀哀的乞求，或者说是一种虔诚的祈祷。

我突然产生了一种大胆的设想，这只残疾豹大清早跑到我的院子里来，并非想要偷窃家畜家禽，也并非要来伤害我，它是出于无奈才来找我的。

它是一只哺乳期的母豹，不幸的是，在捕猎时后肢受了重伤，它找不到食物，也就分泌不出芬芳的乳汁，刚生下不久的几只小豹崽一只接一只饿死了，最后只剩下一只小豹崽了，也已饿得奄奄一息。

它晓得自己活不长了，不愿失去最后一个小宝贝，就忍着伤痛，叼着豹崽，借着夜色的掩护，从山上爬进曼广弄寨。

三天前我曾和它打过一次交道，它记住了我的气味，凭着猫科动物灵敏的嗅觉，找到了我的家，它误以为我是出于同情和怜悯才扔给它烤鸡的，它以为我是个好心人，会帮助它，会收养豹崽的。

它快不行了，呼吸越来越急促，越来越困难，身体因痛苦而缩成一团，连爬也爬不动了，但舌头仍执拗地颤动着，竭力要把豹崽推到我面前来，那双豹眼，仍充满期待地凝望着我。

我仿佛受到了某种神秘的启示，扔了猎枪，弯腰抱起豹崽，托在手臂上，抚摸着它的背，并亲了亲它毛茸茸的脸颊。

残疾豹眼里露出了欣慰的表情，豹尾缓慢地在空中划了一个圆圈，便僵然不动了。

残疾母豹临终时托付我一只还在吃奶的豹崽，我给它起名叫豹孤儿。

刚巧，我放牧的羊群里有一只才出生两天的羊羔在过河时一脚踩滑溺死了，我便把母羊牵到院子里来，打算用羊奶喂豹孤儿。

母羊名叫灰额头，芳龄四岁，正是羊的黄金岁月，长得膘肥体壮，几只羊奶鼓得就像快吹爆的气球，奶水绰绰有余。

可当我将豹孤儿抱到灰额头腹下，灰额头耸动鼻翼，惊慌地咩咩叫起来，如临大敌，在院子里躲闪奔跑。

哺乳动物都是靠鼻子思想的，灰额头的羊鼻子一定是闻到了豹孤儿身上那股食肉兽的腥味，本能地意识到我手里捧着的毛茸茸的小家伙是它不共戴天的仇敌，避之唯恐不及。

我在羊脖子上套一根绳索，把灰额头绑在石榴树上，强制性地让它喂奶，它浑身战战兢兢（hú sù），四条羊腿打战，紧张得好像被牵进了屠宰场，一滴羊奶也分泌不出来。

我没办法，只好玩弄手腕，把那只溺死的小羊羔的皮剥下来，做了条羊皮坎肩，裹在豹孤儿的身上，又用羊粪在豹孤儿头尾和四肢仔仔细细擦了一遍。

当我再次把乔装打扮后的豹崽子送到灰额头身边时，灰额头先是用疑惑的眼光朝我手中半羊半豹的怪物看了又看，又用鼻子在豹孤儿身上嗅闻了好一阵，脸上渐渐露出惊喜的表情，“咩——”兴奋地欢呼了一声，我赶紧将奶头塞进豹孤儿的嘴，“吱——”饿极了的豹孤儿咂巴嘴唇使劲吮吸起来，洁白芬芳的羊奶流了出来，灰额头颌下那撮山羊翘翘抖抖，羊脸浮现出母性圣洁的光辉。

灰额头算得上是一位称职的奶妈，豹崽和羊羔吃奶的习惯迥然不同，小羊羔出生两天后，就会自己钻到母羊肚子底下去吃奶，母羊只消后腿扒开，站着即可喂奶。

豹崽比羊羔矮小得多，母豹是用躺卧的姿势来喂奶的。

灰额头面对够不着它奶头的豹孤儿，竟然改变了羊的习性，也像猪、狗、猫那样，侧躺下来喂奶了。

<<太阳鸟和眼镜王蛇>>

半个多月后，豹孤儿睁开了眼，会在地上蹒跚爬行了。

又过了一个月，它会在院子里奔跑跳跃了。

它贪玩淘气，特别爱往高处跳，一会儿打碎了我窗台上的花盆，一会儿扑翻了我晾衣服的架架，我觉得小小的院子已容纳不下它了，就把它连同灰额头一起放回羊群去生活。

因为有灰额头陪伴，也因为那条羊皮坎肩，众羊们只是对长相很别致的豹孤儿好奇地围观了一番，便认同它有权留在羊群里。

豹羊同圈，天敌变朋友，堪称世界奇迹，我想。

每天早晨，豹孤儿像其他羊羔一样，跟在成年羊的后面，在牧羊狗阿甲的吆喝下，跑到草场去，每天傍晚，我羊鞭儿一甩，它又跟随羊群回到羊圈来。

它的行为模式很多方面都像羊，它会勾起脖子，和羊羔互相顶脑门玩，它会用舌头去舔成年羊的脖子，讨取一点长辈的宠爱，只要灰额头咩咩咩一叫唤，它立刻摇着尾巴奔到灰额头面前，将脸在灰额头胸脯间磨蹭撒娇，它的叫声似乎也受到了奶妈的影响，“欧——咩——欧——咩——”有点羊腔羊调了。

只有一点和羊截然不同，它断奶后，拒绝与灰额头一起吃青草，非要我一天两顿喂它带荤腥的饭。

很快，豹孤儿长得几乎和成年羊一般大了。

一天下午，我把羊群带到夏洛山上去放牧，大羊们散落在树丛和岩石间，娴静地啃食着碧绿的青草，豹孤儿和一只名叫一团雪的小白羊你追我我追你地打闹玩耍，一团雪摆出一副公羊打架的姿势，用才长出一寸来长的犄角去撞豹孤儿，豹孤儿顶牛的技巧不如一团雪，力气好像也不如一团雪，又处在斜坡的下方，地势很不利，被一团雪顶得跌了好几个跟斗，豹鼻子被羊角撞了一下，酸疼得厉害，它欧咩欧咩地叫着，不断用豹爪去揉自己的鼻子。

一团雪高兴得忘乎所以，又冲上来在豹脖子上撞了一家伙，豹孤儿跌了个四爪朝天。

一团雪乘胜追击，豹孤儿转身纵身一跃，跳到一块一米多高的石头上，又一蹿，蹿上两米多高的一棵山毛榉树上。

一团雪追到树下，不断勾起前腿，身体直立，做出要继续干架的姿势来，“咩——咩——”高叫着，意思好像在说：你别逃到树上去啊，有种的你下来，我们再脑袋顶着脑袋比试比试！

豹孤儿欧咩气愤地叫了一声，突然从树上扑了下来。

森林里，金钱豹最拿手的狩猎方式就是爬到高高的树上去，在猎物从树下经过时，出其不意地从树上扑下来，沉重的身体砸在猎物身上，把猎物压得半死不活，然后把猎物的脖子咬断。

这是豹子的一种本能，虽然谁也没教过豹孤儿，豹孤儿自己就会了。

<<太阳鸟和眼镜王蛇>>

编辑推荐

《太阳鸟和眼镜王蛇（附赠沈石溪亲笔签名照片书签）》介绍了：在沈石溪的笔下，动物世界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天然的生命世界。

虽然以人类的眼光作为叙述视角，动物没有语言，也没有为常人所明了的表达方式，但通过对行为的描写，以及通过行为、目光透露出来的丰富心理变化与情感起伏，沈石溪将一个个关于亲情、爱情、勇敢、智慧等等故事娓娓道来，读之令人动容。

文章以明朗而优美的语言、深沉的笔触，通过对动物社会的描写，揭示了动物之间情感纠葛的内心世界，使读者不仅了解了动物的生活习性，还可以从中引发联想，体会其中的内涵，引起人们深沉的思索：动物世界尚且如此，我们人呢？

动物小说之所以比其他类型的小说更有吸引力，是因为这个题材最容易刺破人类文化的外壳和文明社会种种虚伪的表象，可以毫无遮掩地直接表现丑陋与美丽融于一体的原生态的生命。

人类文化和社会文明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更新，但生命中残酷竞争、顽强生存和追求辉煌的精神内核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因此，动物小说更有理由赢得读者，也更有理由追求不朽。

<<太阳鸟和眼镜王蛇>>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